

# 试论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

宋 光 成

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不仅以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举世瞩目,还以豪放不羁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名扬天下。他的诗歌恢宏浩瀚、博大精深,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纵深感,堪称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崇高美。

崇高美是艺术审美范畴之一,与优美相对,是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的审美形态。崇高是一种伟大、庄严、宏伟并以力量和气势取胜的美,是一种显示主体实践严重斗争痕迹和体现实践主体巨大力量的动人心魄的美。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力量且体现历史的必然要求,有着重大的社会价值与美学价值。毛泽东诗词正是把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使之蕴涵和凝聚着“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sup>①</sup>,显示了在有限形式中理性的无限力量,且大气磅礴、雄健豪迈,深刻地揭示了崇高美的美学意蕴。

—

崇高是在人类实践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是实践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人类社会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发展、前进的。一部人类社会史,就是一部崇高史。它展示着人类与客观世界严峻斗争的历史痕迹,凝注着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伟大的自生力、创造力,标记着人类在极其艰巨的斗争中发展的光辉历程。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风雷激荡、天翻地覆、沧桑巨变的伟大变革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了人类社会史上一场特殊的、伟大的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且用诗篇展现了这一光辉历程。因此,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集中地体现了革命史诗的崇高美。纵现毛泽东诗词创作,呈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岁月。在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由于党内右倾路线,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一中心问题尚未解决,革命潜伏着失败的危机的形势下,诗人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呐喊,表现了对中国命运的关切。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面临失败,青年革命家“心境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蕴含着毛泽东同志对现实的深沉忧愤和对祖国兴亡的责任感。

从《西江月·井冈山》到《清平乐·会昌》十首诗词,写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此时,中国革命处于极其艰苦、复杂的严峻时期。党内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又出现了“左”倾教条主义。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坚持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这一正确决策却未得到当时党中央的理解。在连续不断的反革命“围剿”的白色恐怖中,一些人发出了“红旗倒底能打多久”的哀叹。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在“三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同志如中流砥柱,率领我军民力挽狂澜,“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寻找战机,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天兵怒气冲霄汉”,“横扫千军如卷席”,皆表现了我军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而“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既是对革命战士的歌颂、激励,又是对“左”倾教条主义断送革命根据地的谴责,是党内路线斗争的见证。

第二高潮:1934年秋到抗日战争时期,从《忆秦娥·娄山关》到《清平乐·六盘山》,共五题七首诗词,写于长征途中。诗篇或歌颂红军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革命斗志,“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气魄,或描写红军克服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战胜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胜利,“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欢欣。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雄风英姿。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国土沦丧,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投降,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时,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沁园春·雪》从写景落笔,囊括数万里,纵横几千年,发历史兴衰之感叹,抒无产阶级之豪情,形象地揭示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sup>28</sup>这一真理。

第三高潮: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诗词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风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号令:“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唱雄鸡天下白”,则表现了中华儿女“换了人间”的幸福和喜悦;《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等诗,形象地表述了在新形势下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面对六十年代初国内经济极其困难,中苏关系恶化:“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的险恶形势,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要有“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英雄气概,学习“金猴奋起千钧棒”的斗争精神,做“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劲松,傲霜斗雪的梅花,用斗争去夺取胜利。

综上所述,毛泽东诗词题材广阔浩瀚,内容丰厚精深,它形象而艺术地展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战斗历程,融进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哲理思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壮丽史诗,艺术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sup>29</sup>,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和崇高。

## 二

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品格的对象,一般都具有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历史印记。崇高正是这种壮烈场面遽烈地激发出为真理、为理想而斗争的战斗豪情和伦理态度,体现了肯定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社会力量的本质属性。因为“英雄是生活中表现崇高的最鲜明的形式”<sup>30</sup>。毛泽东同志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sup>31</sup>,担负着“整个儿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的历史使命。<sup>32</sup>歌颂英雄的人物、英雄的人民是毛泽东诗词反映人类生活的突出主题,从而展示了无产阶级英雄人格思想的崇高。

首先,歌颂英雄群体,歌颂千百万工农。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立志献身于中国革命,就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寻找改造中国的历史力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认识到“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sup>⑦</sup>，“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sup>⑧</sup>，毛泽东用如椽的大笔,抒写人民的豪情壮志,展现他们的雄风英姿,歌颂他们势不可挡的威力。在这里,有“不周山下红旗乱”的千百万工农;有“风卷红旗过大关”、“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苏区军民;有“踏遍青山人未老”、“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红军战士;更有那依天抽剑、力裁昆仑的巨人,更显“力拔山兮气盖世”英雄气概和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巨大力量。在《沁园春·雪》一词中,毛泽东同志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纵览历史,雄视百代,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给予历史的评价。这些人物,在中国封建时代,他们皆是有雄才大略,颇有建树的显赫人物,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过进步作用。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封建帝王的显赫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社会皆成历史,而真正的英雄,是党领导下的伟大人民,“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对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作出贡献的人民群众及其英雄人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激情洋溢的赞颂。在毛泽东诗词中,人民是力量的象征,胜利的象征,“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激情”和“胜利感”。(狄德罗认为崇高感就是“英雄激情”和“胜利感”)

其次,歌颂功绩卓著的英雄典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实践主体既包括群体,也包括个体,二者辩证统一。没有个体,也就无所谓群体,群体是个体的整体形态,群体的力量、精神只能通过个体来表现。而个体又在群体中得到施展才能的环境和条件。无产阶级的英雄群体,他们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所担负的是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从事的是世界上最伟大壮丽的事业,无疑具有崇高感。而在这个伟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个体,他们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其思想、行为更具代表性,因而更具崇高感。

崇高作为美的特殊形态,是人类社会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sup>⑨</sup>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本质属性在个人斗争中表现得愈自觉、愈鲜明深刻,他的精神面貌、性格特征及伦理行为就愈能成为崇高的对象。如生活中的张思德、白求恩、雷锋、刘胡兰皆是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 and 为之献身的高度自觉性。毛泽东同志或撰文、或题词,给予高度评价。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毛泽东诗词也是英雄的颂歌。“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是对足智多谋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开辟革命根据地,屡立战功的赞颂。“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对彭德怀同志指挥大军,“纵横驰奔”,威震四海的军威和赫赫战功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赞扬。这些诗篇艺术地阐明了“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这一哲理。诗篇充满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念,洋溢着“英雄激情”和“胜利感”,再现了英雄本质的崇高。

艺术中的崇高还表现在严重的社会冲突中人的高尚的道德行为被扼制、被戕害,从而“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地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sup>⑩</sup>,导致杰出代表人物的惨遭失败,乃至死亡。即悲剧通过“美丑的严重斗争”和“丑对美的暂时压倒,却强烈地展示了美的最终和必然胜利。这种悲剧的审美特征实质上是一种崇高的美,在这里,崇高所带有的实践斗争的艰苦性,表现得为震撼人心,(往往是悲剧英雄的牺牲)”<sup>⑪</sup>《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颺直上重霄九”的英烈忠魂,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体现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慷慨悲壮、蓬勃奋发的崇高美,具有鲜明

的伦理美特征。

### 三

崇高和优美都是美。但一般说来,崇高的事物体积是巨大的,力量是雄伟的,以“气势”胜。优美的事物,形体是秀雅的,风格是明媚的,以“神韵”胜。自然界的崇高往往表现在其数量上和力量上的巨大与形式美(例如:对称、均衡、谐和、比例等)一般规律的矛盾冲突。当它突破形式美的樊篱以粗犷狞厉的外在形态出现时,便获得了崇高的审美形态。如空间的崇高:崇山峻岭、繁星夜空;时间的崇高:古国废墟、原始森林;自然力的崇高:山崩海啸、电闪雷鸣……选择自然界富于表现崇高美的对象,是构成毛泽东诗词崇高风格的重要因素。

首先,巨大的时空跨度,气势恢宏。诗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超越时空。古今历史,万里风云尽收笔底: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问苍茫大地”;或放眼长城内外,大河上下,茫茫九派,寥廓江天:“鲲鹏展翅九万里”,“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万类霜天竞自由”,“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造成巨大的空间跨度;或纵览历史,评说千秋:“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或回首“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看“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造成恢宏浩阔的时间跨度。时空的无极限,数量的无穷感,使毛泽东诗词呈现出恢宏壮阔的境界,从而获得崇高美的审美形态。

其次,描写壮美的自然景象,造成广阔遒劲的意境。诗歌境界有大小,风格各异:或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似的秀美,或苏东坡“大江东去”式的壮美,前者发阴柔之声,后者吐阳刚之气。毛泽东诗词无疑属于后者。在自然景物的选择上,毛诗描写山川大海,显示出一种非凡的气势和力度。其中,有雄伟磅礴的乌蒙山,白云簇拥的白云山,天高云淡的六盘山,虎踞龙盘的钟山,森严壁垒的井冈山,更有横空出世的昆仑山,刺破青天锷未残的群山。与山的壮阔媲美的是浩瀚的江河大海:铁索桥横的大渡河、水拍云崖的金沙江,白浪滔天的北戴河,奔腾不息、一泻千里的长江……在伟大诗人笔下,写山,山高势威;写水,水急浩瀚。即使是非山非岭的龙岗,也是雾满千嶂,神奇诡谲,令人惊叹。看来相对“文静”的湘江,也是“百舸争流”,且“寥廓”万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是一副壮丽无比的画面。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崇高的特征是“无形式”,即对象的形式无规律、无限制或无限大。“它们(按指自然里的崇高现象)却更多地是在它们的大混乱或极野、极不规则的无秩序或荒芜里激起崇高的观念,只要它们同时让他们看见伟大和力量”。他还强调:“真正的崇高不是感性形式所能容纳的,它所涉及的是无法找到恰当的形象来表现的那种理性观念;但是正是由这种不恰当(这是感性对象所能表现出的),才把心里的崇高激发出来。”在毛诗中,无论“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雾满龙岗千嶂暗”,还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或是“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皆能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激起人们心中的激情,使思想净化升华,“把心里的崇高激发出来”。

第三,描写动态美,赋予万物以旺盛的生命力,使之具有崇高的审美特征。罗丹说,动是一切物的灵魂。从美学角度看,静态描写虽然也能产生美,但一味的静态描写难免有平板呆滞之嫌,缺乏生命力。而动感则使万物充满生机,富有生命力。这是因为美是实践的产物,美的形态取决于实践的方式和形式。在实践过程中,主客体如表现为相对统一,取和谐状,属优美;如主客体表现

为对立,取冲突状,则是壮美。前者呈静态美,后者为动态美。即使同一事物,以动态形式呈现时,则比静止状态更能产生崇高感。如杜甫的“群山万壑赴荆门”<sup>⑫</sup>,黄滋的“华岳之峰马上来”<sup>⑬</sup>,辛弃疾的“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sup>⑭</sup>皆如此。毛泽东同志笔力雄健,或直接描写“百万雄师过大江”,“风卷红旗过大关”,“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或描写千姿万态,变幻多端、活泼壮阔的自然景观:“金沙水拍云崖暖”、“洞庭波涌连天雪”、“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或化静为动,赋万物以生命,汪洋恣肆,更富生机和气势。如本是呆板静止的山,在诗人的笔下,是“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或“一山飞峙大江边”,这些景物以其强烈的突然感和突出感,不仅加重了形象本身的坚实感,更富于它活泼的生命和神秘感,使人产生“或者是畏惧、或者是惊叹”的崇高感。<sup>⑮</sup>特别是在使“千古词人共折腰”(柳亚子语)的《沁园春·雪》中,那白雪皑皑、绵延起伏的群山“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从自然的角度看,白雪复盖的群山是死寂、冷清、了无生气的,毛泽东却以“银蛇”、“蜡象”状山,赋予雪山以旺盛的生命力,且“舞”且“驰”,生龙活虎,一片生机。不仅如此,诗人出手不凡,更富于群山以气质、人格、精神:勇敢进取,不断向上,敢向命运抗争。自从盘古开天地,天公是至高无上、为所欲为的统治者,万物皆伏首听命。大雪肆虐,“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云凝天冻埋海陆,杀物之性伤人欲”,而此时的群山起而抗争,敢与天公争高下,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具有“庄严、雄伟、威武、遒劲”<sup>⑯</sup>之神韵,使欣赏者受到巨大的“感染力”,产生“惊叹”、“崇敬”、“狂喜”、“振奋”的艺术效果,具有震撼人心的动态美。

可见,自然现象的崇高表现为大与力,崇高物象的规模,崇高现象的力量要“更大得多,更强大得多”<sup>⑰</sup>。毛泽东诗词意境壮阔、雄伟瑰丽,且“取神题外、设境意中”,纵横千古,激发了人们心中的崇高感。

#### 四

马克思认为,审美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的“关系的规定性”。他强调:“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们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sup>⑱</sup>这就是说,在审美活动中,不仅必须具有主客观因素,而且对象性质和主体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极为重要。这不仅关系审美活动能否进行,更关系到审美活动的实际效果。审美对象不同,其性质、特点不同,审美效果相异。同理,审美主体不同,其审美方式、性质、特点不同,审美结果也不一样。在这“特殊关系”中,审美对象构成审美关系的前提和条件,审美主体则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能“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sup>⑲</sup>,有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而是更积极和更重要的因素。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古典诗歌并不乏崇高美。屈原的诗神奇不凡,李白的诗飘逸豪放,杜甫的诗雄浑博大,苏轼的词轩昂奔放,陆游的诗悲壮激昂,曹操的诗慷慨苍凉,岑参的诗瑰丽雄奇。但由于时代、思想的局限,才情受到压抑,抱负难以施展,在他们壮美诗篇里总渗透着抑郁之气、愤懑之情,掺杂着悲愤痛苦。如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雄浑浩瀚里,也渗入了“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的失意;<sup>⑳</sup>在“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雄奇气势中,也掺杂着“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悲叹;<sup>㉑</sup>“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古风流人物……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豪放博大,也掩不住“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的虚无,使诗篇难以进入更崇高的境界。而毛泽东诗词则一扫昔日墨客骚人笔下的抑郁悲凉,格调高昂,气势遒劲,汪洋恣肆,境界宏大,给人以突出的崇高感。

自古以来,描写战争的诗篇不计其数,也不乏名篇佳作。“僵卧孤村不自衰,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雨声,铁马冰河入梦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这些诗篇意境开阔,极有气势,抒写了志士仁人的正义之气和为国捐躯的豪情壮志。然而,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一种抑郁、哀愁、感伤或悲怆之情。同是描写战争,毛泽东诗词格调高昂雄壮,大气磅礴,即使写战争的险恶残酷,也充满必胜的信心和积极乐观的精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豪气,激发我们的豪情,给人以勇气和力量,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思想境界。

写景抒情也如此。同是写秋,宋玉《九辩》一开首就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抒秋风肃杀,草木枯荣之情,发年华易逝,人生将暮之感叹,抑郁苍凉,凄婉悲怆。杜甫的《秋兴八首》、欧阳修的《秋声赋》、李贺的《秋来》无一例外。毛泽东笔下的秋天生机勃勃、辉煌灿烂:“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特别是一个“劲”字,彻底改变了“一年容易又秋风”的凄凉哀怨情调,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眼里的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秋风,写得有声有色,格调高昂豪迈,充满胜利豪情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写离情别绪,悲欢离合,大多感情纤细,缠绵悱恻,很难展示崇高雄风。江淹在《别赋》中问:“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黯黯销魂者,唯别而矣。”王维《渭城曲》“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储光羲“老幼相别离,哭泣无昏早”,悲切、沉郁。而情侣相别,更添几多哀婉凄凉。如“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sup>②</sup>莺莺送张生,恨的是“千里搭长亭,没有不散的筵席。”毛泽东的诗词也写恋情离别,也不乏情意绵绵,情深意切:“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然而,诗人笔锋一转,以“昆仑崩绝壁”,“台风扫环宇”的雄伟气魄,割断“愁丝恨缕”,展望“重比翼,和云翥”的美好前景。于忧郁中迸发热情,于痛苦中蕴育希望,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浩然正气,与天地共存,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大胸襟和弃私情循公情的崇高思想境界,艺术地展现了毛泽东“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sup>③</sup>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

崇高的气势,来自崇高的品质、节操。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首先来自诗人伟大的革命理想和无产阶级高尚情操。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这样一种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些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已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受到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sup>④</sup>所谓“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宏,志远则旨永”,正寓此理。毛泽东同志深谙艺术之中味,强调诗歌是作者意志思想的表达方式,诗品出于人品,“诗味”也是“人味”。为此,他先后为诗人徐迟和《诗刊》题词,以“诗言志”相赠。正是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和对祖国的挚爱,才能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时代最强音。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才能纵论千古,评说千秋:“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高瞻远瞩,对未来充满信心,使诗人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向历史宣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其次,毛泽诗词的崇高美也来于诗人伟大非凡的人生实践。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存在

决定意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毛泽东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于一身，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代表。他既有政治家的抱负，又有军事家的胆略，哲学家的睿智，诗人的才情。他既是中国革命的统帅，有驰骋南北的戎马生涯，又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使之具有冠绝古今的题材和思维境界，以及诗人所特有的对美的事物的敏感性、对崇高美的强烈追求，使他能融革命风云于胸中，广撷博采，取精用宏，从而创造出毛泽东诗词亘古未有的崇高美。

### 注释：

①⑩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②毛泽东《实践论》。

③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④《简明美学辞典》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⑤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⑥⑦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⑧毛泽东《论持久战》。

⑨⑰⑱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⑩《美学概论》。

⑫杜甫《咏怀古迹》。

⑬黄滋《送李佑之赴陕西参议》。

⑭辛弃疾《沁园春》。

⑮《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

⑯郎加纳斯《论崇高》之一。

⑰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

⑱杜甫《登高》。

⑳李白《将进酒》。

㉑柳永《雨霖铃》。

㉒转引自李锐《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㉓㉔《列甫·托尔斯泰论创作》，漓江出版社出版，第16页。

㉕叶燮《原诗》外篇上。